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三四冊目次

古文快筆貫通解四卷

〔清〕杭永年輯
清隆文堂刻本

..... 一

明文英華十卷

〔清〕顧有孝輯
清康熙傳萬堂刻本

..... 一〇一

幾社壬申合稿二十卷（一）

〔明〕杜騏徵等輯
明末小樊堂刻本

..... 四八一

古文快筆貫通解四卷

〔清〕杭永年輯

清隆文堂刻本

山東省圖書館藏

隆文堂新刻古

文貫通解



舊本翻刻多訛今經名宿鑒定正字
審音一遵
康熙字典洵為善本識
者鑒之

古文序

古文曷名乎快筆也仍余時藝之舊名也其曰貫通解奈何蓋本諸朱夫子云嘗讀大學傳論格物致知之理有所謂表裏精粗全體大用必窮極其至乃能豁然貫通於一旦微獨格致也閱文之道亦然文體多端有情焉有理焉有事焉有詞焉每錯綜以出而呈其機趣或用不一或勸焉或懲焉或誠焉或托焉常隱躍於中而使人感悟理爲事障情爲詞掩則表裏不能貫通知其勸而不知所諷何事知其懲而不知所托何言則精粗不能貫通必也見影知形窺骨入髓使作者之意了然於閱者之心而

古文快筆

序

隆慶堂

後脈絡融通文心貫徹焉余因取幼所

誦習諸篇察其表裏辨其精粗詳其體用爲之解說而暢言之遵先經始事而題之前有解焉奉後經終事而題之後有解焉復推廣先經後經二義而題之內有解題之外亦有解焉題之所有解之題之所無亦解之正解之不得則反解之直解之不可則曲解之解其表而亦解其裏解其粗而亦解其精解其體而亦解其用不極其隱微而便前後貫通焉不止亦可謂解前人之所未解矣冀讀者由此而豁然於一旦云

吳門杭永年資能氏題於與稽堂

古文快筆

序

二

隆慶堂

古文快筆目錄

洞溪陸費錫大勝氏鑒定

吳門杭永年寶能氏評解

卷一

東周文

周鄭交質

楚使對齊師

燭之武退秦師

穆叔重拜鹿鳴

仲尼論政寬猛

召公諫厲王止謗

王孫圉論楚寶

虞師晉師滅夏陽

卷二

范雎說秦王

樂毅報燕惠王書

西漢文

過秦論上

上書諫

項羽本紀贊

蕭相國世家贊

孟嘗君列傳贊

屈原賈誼列傳贊

卷三

東漢文

王命論

後漢文

前出師表

晉文

陳情表

歸去來辭

唐文

滕王閣序

春夜宴桃李園序

送董邵南遊河北

卷四

司馬相如

五帝本紀贊

孔子世家贊

晏平仲列傳金贊

平原君虞卿列傳

游俠傳序

班彪

班彪

班彪

班彪

班彪

班彪

班彪

班彪

班彪

班彪

班彪

班彪

獲麟解

○桐葉封弟辨

柳宗元

箕子碑

○阿房宮賦

杜牧

宋文

、岳陽樓記

范仲淹

嚴先生祠堂記

、醉翁亭記

歐陽修

○秋聲賦

辨姦論

蘇老泉

○前赤壁賦

蘇軾

○後赤壁賦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却聘書

謝枋得

元文

○加封孔子制

閻復

明文

○司馬季主論卜

劉基

吳門杭永年資能氏評解

周鄭交質

魯公三年○周爲天子而用左傳者左丘明傳春秋史故也周天子國號也鄭諸侯國號也質當也交質互相以子爲質當以明不背約也

左傳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

武公莊公皆鄭國諸侯也莊公武公子也平王周天子也周鄭交質之官也諸侯諸公也貳不專一也鄭伯即莊公也

也莊公諡也鄭伯春秋所書也何以上文曰莊公下文又曰鄭伯以其臣事王則姑稱諡以子之以其敢於怨王則稱名忽以貶之也王子狐平王之公子名狐者鄭公子忽鄭伯之子而交質也推原其始鄭自武公以及莊公父子相繼爲周平王卿士秉執周政當武公執政時猶相安於無事至莊公而威柄日盛王猜畏之時武公亦仕王朝平王欲進莊公而不敢進欲退莊公而不敢退乃分貳於虢而不專任莊公莊公知之忿然怨王夫以臣而怨王無君甚矣於是左氏依春秋書法變文而書曰鄭伯怨王時無此意鄭伯不能深信因彼此各以其子爲質當以圖苟安於一時也當去聲

王崩周人將昇號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祭音債帥同

王崩平王崩也周人周之臣民也昇與也將昇尙未與也祭足鄭臣祭足也溫成周侯周邑名交惡此疾惡也○此

段是叙周鄭交惡之失體也蓋欲昇政號公平王本意也交質之義平王不得已也至是平王崩周之臣民遂推平王本意將復昇號公以政鄭伯怨周人負約命祭仲帥師夏意秋又取禾使掠不已自此周鄭交質者而交惡矣

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芣采芣雅有行葦洞酌昭忠

左傳內凡稱君子曰皆左丘明之論斷不敢自居因假借君子以爲名後微此由出也中中心也明謂心相知恕謂心相諒要結也間離也山夾水曰澗水注川曰溪方池曰沼小池曰沚毛芣蘋薄菜也蘋大萍也藜白蒿也蘩藻也方曰

筐圖曰筥皆竹器無足曰釜有足曰錡皆鼎屬潢汙停水也行潦流水也薦薄祭也羞進也二國指周與鄭也風國風也詩取忠厚爲義有洞酌之詩取可祭祀爲義○此一段是左丘明借君子之言以論斷交質之非也意謂信之所以爲人者也其出于中心也信不由中則內無所據質之何益哉使彼心與此心明而相知恕而相諒而又要結以上下大之禮則一事而終身以之雖無有質誰得于其中離間之獨此人事之小者苟有明信則澗溪沼沚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皆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而各以子爲質哉此非子言也詩國風有采芣采芣雅有行葦洞酌之篇按其爲義皆借薄物以明忠信也

左氏傳春秋亦以春秋之筆傳之非漫然伸紙弄墨也即如此篇勞頭提出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名分昭然儼如春王正月之義按手便曰王貳于虢是開其隙也按手又云王曰無之是繼之驕也鄭之目無天子其罪固大然

曹劌論戰莊公十年

左傳

魯莊公八年齊襄公爲賊所弑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納子糾欲立爲齊君九年雍廩殺小白自莒先入齊是爲桓公怒魯之納子糾故與師伐魯曹劌魯人也論戰詳本文

劇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遂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

賁問去聲請從之
從去聲乘去聲
肉食謂在位食祿者問與也犧牲祭牲也玉蒼璧璜琮之類
帛幣也皆祭祀之物小獄爭訟之類大獄殺戮之類察明也
乘兵車○此一段叙未戰而爲之謀魯莊公十年齊桓公師
師伐我魯莊公忿然怒恨不計可否將與齊戰時有曹劌者
慮魯不知兵法因請見莊公其鄉人止之曰國有兵事肉食
者自能謀之矣子葵蓬士也又何必與其謀哉劌曰若在位
者見高識廣深思遠慮吾固無煩與謀今肉食者所見鄙陋
惑局于目前未有能爲遠謀者吾不忍坐視也遂入見莊公

問曰戰必有所恃以爲戰而後戰可無失矣試思之平日所行之事有何所恃以與齊戰公曰衣食二者雖吾身之所安乎矧曰此小惠也小惠不能徧及于人民心未必從上所使也未可恃以爲戰也公曰犧牲之設玉帛之陳皆具文也不敵有加于舊必以誠信或者感格神明而可戰乎對曰此小信也小信未能感孚于神神未必降之以福也未可恃以爲戰也公曰小大之獄鑑不能明察如神然必盡己之情以求其實或者獄無含冤而不能戰乎對曰獄必以情是能盡己之心亦忠之一端也民必感其忠而思報此則可用以一戰但願請從行莊公甚悅與劒共乘兵車而同往焉

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劄曰：「未可。」齊人三鼓。劄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劄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

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

謁我益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輟亂望其旗
 靡故逐之
 克勝也○此一役叙已戰而談兵魯既勝齊師莊公問蒯曰
 兩軍既交必待齊師三鼓而後鼓齊師既敗必待上下親望
 而後逐此何故也蒯對曰君欲知戰乎夫戰以勇氣爲主方
 一鼓之初則勇氣勃勃然作矣勇氣作而卽戰戰自無敵若
 一鼓而敵不出延至再鼓而勇氣漸衰矣更延至三鼓則又
 不獨衰也敵已心灰意懶而勇氣竭矣彼齊師三鼓則勇氣

楚使對齊師

四年

左傳

齊桓公為五伯之首

楚特強屢伐齊之與國鄭侯欲與齊爭伯長故於魯信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齊侯桓公也蔡楚之黨國也無鐘鼓曰侵有鐘鼓曰伐潰敗也牛走順風馬走逆風喻南北之不相涉也虞度也此一師叙楚使對齊之言齊桓公恐楚之恃強因與八國諸侯然小國也豈能當齊遂不戰而自潰潰即奔楚齊師出其不意乘勢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召首邵女音汝共

古文快

卷一

諸侯有五州伯有九皆所以供王祭者也設有不供女鬼征

水濱

對曰貢之不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

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召首邵女音汝共

可曰辨。辨者罪之小者也。色禁不賣。罪之小者也。罪之不從。則非其罪矣。管仲不必責也。余責之不然。禹之征苗。湯之伐桀。皆明徵其辭者。有諸已而後可求諸人。無諸已而後可非諸人。齊桓之伯。所謂以力服人。而非以小服者也。所行之事失德寔多。若遽加楚以無上之罪。彼必將摘我之瑕。以抗我於戚名。不無所損。故舍其所當責。特發其小罪。并事之無涉者。使彼易于輪服耳。伯術往往如是。仲豈昧昧者哉。○寫楚只是閒閒然。絕不爲意。真詞令神命。而可調鏗鏘。丰神淡宕。允爲用古家之金科玉律。

左傳

前年魯僖公與衛人盟于挑衛嘗伐齊齊怒魯盟衛故與師伐魯展喜是魯大夫犒者以酒食迎勞三軍之名

卷

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

孝公桓公子也展禽柳下惠也竟魯境也跽足也辱臨也○齊孝公深恨魯衛之盟乃帥師伐我魯之北鄙僂公自惴強弱不敵欲得舌辨之士說之休兵因使展喜以酒食犒齊師父恐展喜不善辭■使往受犒師之辭命于柳下惠展喜既受命不持齊師入魯竟卽先迎慰之于境外請見齊君曰君與師伐魯是欲伏我寡師也而寡君不欲遽仇君也爲君若○若遠將來臨自應出應迎戰今聞君親舉玉趾將辱臨于敝邑則寡君有主道焉故使下臣敬犒君之執事時齊侯氣正盛心正驕見其詞色之和而盛氣無所逞父見其單使往來而驕心終不化因詰之曰我軍來此輻輳千里旌旗蔽空魯人怨乎展喜暗州說恐不得說不恐又不可于是分別而言曰敝邑固多君子而亦不乏小人彼無識之小人不知大義但以侵掠爲憂則戰慄而恐矣若有識之君子明于大義則不恐也

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
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
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
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懸音員大音泰
勞去聲糾音九

盤國語作磐言府藏空虛但有榱梁如懸磐然太師主可盟之官職主也此一段以昔日之盟言正告之齊侯聞展喜之言復詰之曰小人之恐此寔情也可毋論已若君子之不恐是必有所恃也今觀其內室如懸磐之空虛觀其外野無青草之荒蕪一無所恃也何所恃而不恐展喜對曰君子之所恃者非恃富強乃恃先成王之命君豈未聞此命耶請君之寡君之始祖周公也君之始祖太公也昔者二公爲股肱于周室左右夾輔成王成王嘉二公之功而慰勞之封周公于魯封太公于齊賜二公盟誓其誓辭曰今雖各分一國然同出王朝兩世世子孫無得相害也此言載在盟書而藏於

卷

言盟之府至今周太師主之濃梁絕在也延至後世諸侯漸失此意惟君父桓公念之不忘是以糾合諸侯以會盟諸侯有失和協者則謀所以協之諸侯有闕失者則相與彌縫之諸侯有災患者則相與匡救之桓公之所以若是者欲昭顯太公夾輔之舊職也

及君卽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做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此一段以今日之違盟反調之桓公既歿及君卽位天下諸侯咸有望于齊焉皆曰君固桓之子也其庶幾率桓公之志使天下仰君者如仰桓焉諸侯之望君如此我敝邑寡君之更切用是不敢聚取而保守君今問罪魯人皆曰齊君率桓之功者也豈其嗣世僅九年而卽棄先王之命廢太公之職其如先君桓公何諒君必不然也君子之不恐正恃此

耳孝公默然無以

只是短幅却有無數奇妙齊侯以恐字赫他斗然分出君

子小人字面來占許多地步一也齊侯以特字笑他斗然

指出先王之命來何等名正言順二也昔周公太公以下

斗然並舉二祖細述先王之命一番大義凜然三也桓公

以下斗然感頌桓公細述其能守先王之命一番舊盟照

然四也及君即位以下一勸一懲婉曲沉痛五也至末掉

轉特字首尾照應結束精神六也○通篇得力處只在恃

先王之命一句尋着這箇大題目便是壓倒齊侯想此即

展禽所授之語前用受命一句包之章法妙甚然不可竟

認為展禽語也其主意則受之展禽其答應又在臨時耳

燭之武退秦師信公三

燭之武鄭大夫秦晉圍鄭而止言

退秦師者以秦師先退故也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

古文快筆卷一

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

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

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不利焉

許之函音咸

記音凡

函陵汜南俱地名佚之狐鄭大夫○此一段先叙燭之武之

始末時晉文公得天下將伐鄭秦穆公會之合而圍鄭其

圍鄭之故以晉文公出亡時曾過鄭鄭不禮之且不專一事

秦而有貳心于楚也子晉之軍直軍于函陵秦之軍直軍

于汜南去鄭不遠矣佚之狐言于鄭伯曰鄭國被圍勢甚危

矣是非戰關所不能退者也欲得辯士往說之奈遍覓在廷諸

臣無一可使者臣再三思之因得一入焉特患其不肯行耳

若使燭之武慨然肯見秦君秦晉之師必退鄭伯從其言召

燭之武面命之武辭曰君欲用人當用過人之才與年齒之

人然後濟事若臣者方壯年之時猶不如人知今老矣無能

為也已鄭伯曰吾悔不能早用子子謂吾非過也至于今日

事急而求子不待子以寡人為過即寡人亦自知其過也然

寡人為過鄭君亦不待子以寡人為過即寡人亦自知其過也然

出則鄭君亦不待子以寡人為過即寡人亦自知其過也然

保其無禍恐亦有所不利焉子獨不

思乎燭之武見君引過自責因許之

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

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

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其國之君

亦無所害絕音壁

鄙也此陪益也行李謂行人共給也○以下方叙燭之武說

秦君此一段言舍鄭之無害燭之武既許鄭伯恐白晝出城

晉君驚覺乃乘夜以繩懸城而下往汜南見秦伯曰秦晉大

國也鄭小國也以二大國圍一小國鄭固自知其必亡矣然

古文快筆卷一

伐人之國取其有益也若今亡鄭而以有益於君敢以煩介

胥之執事今秦在西鄭在東晉居二國之中設使得鄭欲以

為秦之邊邑尚隔越晉國于其間無論臣知其難以保守即

君亦自知其難也保守既難勢必至獨入于晉是秦之益而

晉有益也因為君計何必亡鄭以陪益鄰邦設亡鄭則晉

乎亡鄭無益不如舍之而厚君之土地必漸削弱而薄也

秦之使者往來道路有所困乏鄭願供給之誠能如是即無

所大益于君而君亦

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

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

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許成

之乃遣夫音扶厭平聲

逢音旁茂音恕

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卷一

—

隆之堂

于犯晉文公舅狐偃也。晉文公出亡在外，秦穆公納之，立爲晉君。故曰：夫人之力。○此一段叙晉之解圍也。秦軍既還，子犯怒其背約，請文公追擊之。文公曰：「不可。吾之得爲晉君，皆秦伯之力也。非夫人之力，吾安得及此？」因秦之力而反以敝秦，是不仁也。且秦與國也，今若擊之，是失其整也。擊之則亂，取而先失，所與是不武也不智也。二國帥師而來，其整也，敢以亂易整，是不武也不智也。非伯者所叙圍鄭之取舍，何足重輕？吾其還也。因亦去之。力不及此，寫文公此舉無非從出亡時之恩怨起見也。從出亡時之恩怨起見，則晉爲主而秦爲附，不說晉君而說秦伯已得說之之道矣。先將亡鄭陪鄰一語點醒秦之無謂，再將爲東道主一語歆動秦之舍鄭。且君嘗爲晉君四句以往日之背秦觸怒之夫晉何厭五句，又以後日之關秦發激之詞，命之善一至于此。宜秦伯之說而且成也。妙在其辭愈委婉，其說愈曉暢，而其文皆作連續不斷之句，一似讀之急不得斷者，胸中無數關隔，嘻歎之病讀此等文字，便一時頓消。

左傳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知罃於是荀
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
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劉氏注執事不以鬻鼓使歸卽戮君

穀臣楚之公子連尹襄老楚臣求贖也荀首卽知莊子也生擒曰俘馘執事指楚之將師鬻鼓以血塗軍鼓也卽就也知罃爲楚所獲至是已十年矣晉人思知罃乃將公子穀臣并連尹襄老之尸歸還于楚以贖知罃知罃荀首之子也

古文快筆

卷

On

隆文堂

是以前中軍失爲中軍之位不還其子恐又開釁於楚人許之知營既釋而行楚共王送之曰今雖釋子然治囚臣此數年辱子甚矣子其怨我乎知營對曰晉楚之辱余臣不難未將亦有臨戎之任焉能勝其任豈至受楚之辱余臣不才不勝兵戎之任故被執而爲俘誠若楚之執事者用法嚴峻殺臣而黷鼓久矣乃執事不以毀鼓因得苟全性命于楚今日使臣歸晉而就戮此君之惠也然非虛言也臣實自揣不才致有此失又誰敢怨君乎

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好去聲凡利好

之好俱去聲
楚共王曰子既不怨我而反以爲惠則是我有德于子矣然則德我乎知罃對曰臣今生還雖出君惠然伏恩所以得蒙君惠者寔二國念兵凶戰危各圖安其社稷寔二國念供給勞苦而求紓緩其民力故各懲戒往日戰爭之忿以相赦宥

而釋憾也是以晉釋穀臣楚亦釋臣兩相釋此繫索之囚者
以成三國之和好耳異曰社稷安而民力紓莫不稱揚二國
之有奸與與臣何與焉祭臣既
不與及文誰敢以君為德乎

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
德不知所報

楚共王曰既不怨我又不得我幸遂釋然而已耶意者子必
有以報我矣但子今歸晉將以何事報我知當對曰報仇起
于怨報恩生于德今臣之于君既不任受怨而君之于臣亦
不任受德臣不任受怨是無怨矣君不任受德是無德矣臣
反覆于心是不知所報

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靈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
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

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
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

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以爭重為之禮而
歸之帥音

不穀諸侯謙稱稱于異國君曰外臣○楚共王曰由于言之
無怨無德而又不報今我心疑不解矣雖然子自別見
必不以告不穀知當對曰臣今歸晉非竟忘君也但有不
君之道焉若假君之威靈使舉囚之得骸骨歸晉寡君
以為不才以為辱國賜于朝是楚之戮歸而為晉之戮矣
臣雖身死感楚且不朽若寡君念楚既不戮楚之惠也或從
君之惠而免戮于晉以賜君之外臣苟首固臣父也以為
不才既辱國又辱祖父其請命于君而戮臣于荀氏之宗是
戮于國者戮于宗矣臣身雖死感楚亦且不朽若臣父請命
于君不獲賜戮之命而使繼嗣祖宗之舊職與日及于軍旅

之事則臣非楚囚也仍晉臣也或師偏師以修晉之封域
場遇君之執事雖不敢忘今日之周旋然君命在身其敢違
楚哉但當竭盡其力致死地以與楚戰無有搗貳之心以
盡為臣事君之禮此所以報寡君也報寡君即所以報君也
楚共王聞知當對曰臣不任受怨而君之于臣亦不任受德
臣如未可與爭因以厚禮待知當歸還于晉
知當之對理直氣壯不激不隨既重本國而又不失鄰
好真善于詞命者也意共王四問便有如此四段妙論
一段妙妙是詞讀之增添意氣日誰敢怨日誰敢德日不
知所報日所以報一偏血脈自相連屬渾然天成○逐段
細看其起伏轉折直是一篇文字四篇又是
四樣此是千古第一等議論第一等文章

穆叔重拜鹿鳴襄公

左傳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

古文快筆

龍文堂

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

如往也知武子即荀首也肆夏樂章名周禮有九夏其一曰
肆夏其二曰昭夏其三曰納夏其四曰金鐘也工樂官文王太雅之
首章其二曰昭夏其三曰納夏其四曰金鐘也工樂官文王太雅之
其二曰昭夏其三曰納夏其四曰金鐘也工樂官文王太雅之
公四年使穆叔往晉其往晉者何先是襄公即位之元年晉
會使知武子聘于魯至是使穆叔報其聘諸侯之禮也晉侯
受其聘而嘉其有禮因設宴享之初享即命樂人擊鼓而奏
肆夏之三章晉侯之意欲穆叔感其尊隆必出席再拜以謝
乃穆叔則若罔聞竟不拜晉君臣異之因又命樂工歌文王
之三章意謂晉君不拜晉君臣詩加一等矣使臣敢不拜謝乃穆
叔又若罔聞竟不拜晉君臣詩加一等矣使臣敢不拜謝乃穆
若歌尋常之樂因命工歌鹿鳴之三章料穆叔必不拜謝既
歌穆叔肅然而聽之歌畢穆叔離席而拜一拜不已而再拜
再拜不已而三拜晉君臣益異之矣

韓獻子使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

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員音

韓獻子名厥行人通使之官子員其名也辱臨也下辱字與
屬同藉存也○自此至末為一段敘晉與穆叔之問答也穆
叔三拜鹿鳴晉君臣不解時韓獻子在側欲親問之恐不能
辨穆叔故使人問之曰吾子奉魯之命辱臨于敝
邑寡君重魯君因不敢輕吾子于是遵先君待使臣之禮于
其享也必薦之以樂故寡君三歌樂章以屬吾子盡待使之
禮也待使而歌貴重之樂章重吾子也奈何舍肆夏文王之
大而不拜乃重拜鹿鳴之細此必有禮也但未識何禮敢請
焉問

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
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

古文快筆 卷一

上

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于周臣聞
之訪問於善為諮諮親為詢諮禮為度諮事為諏諮難為謀臣

從五善敢不重拜與音預勞去聲使去聲下

元侯謂九牧二伯諸侯之長也周忠信也○穆叔對曰君享
臣而薦之以樂君之惠也但念所薦之樂亦必義有可承然
後承之而無愧故初問三夏即悚然而思三夏之所以作是
必元侯來朝天子奏此三夏以享之者也今晉非天子使臣
非元侯若妄承之不幾僭乎故使臣弗敢與聞既而歌文王
乃歌此詩晉君固君臣則使臣也相去甚遠何敢與及但聞
之而惴惴不自安矧拜謝乎惟嘯嘯鹿鳴一章有我有嘉賓
等語是君所嘉美寡君也嘉美寡君而為寡君臣者敢不拜
君嘉美之意乎至歌四牡駉駉一章詩言使臣乘四牡駉駉
然行不止而勤勞也則知君之歌此所以慰勞使臣也臣為
使臣君慰勞之敢不重拜乎至歌皇皇者華一章乃君遣使

臣之詩言忠臣奉使能光輝君命如華之皇皇然也且一則
曰周爰咨諏再則曰周爰咨謀又曰周爰咨度周爰咨詢則
知君之善也此是有以教使臣曰必諮問善道于忠信之人臣
諫謀思之諮問親戚之義訪問于善道則為諮也再就詩之詢度
事之善也諫諮問親戚之義訪問于善道則為諮也再就詩之詢度
君惠教而獲此五善敢不重拜以謝乎非拜其細
細實可承也非金其大不重拜也君亦知其細
晉侯奏三夏無君其大不重拜也君亦知其細
詞命之妙也而作文純以層見叠出擅奇又是一個筆法
而無妄則無為貴簡動矣又忌替忌復然贊而不贅復而
不復又無傷其為贅復也試看此文叙三歌只三語叙五
善只五語可謂簡矣而歷落淹貫韻致嫣然落韻多不用
助可謂勁矣而婉折秀宕姿態橫絕不拜又不拜三拜敢
不嘉拜敢不重拜亦云贅矣而風流俊逸正妙此贊四夏
三王文王三鹿鳴三不樂一字解三歌釋五善不獨一語亦
云複矣而鄭重端凝正妙此復○此為無風起波之文景

古文快筆 卷一

六

是穆叔如晉晉侯享之何處便有如此一篇妙文余讀之
因悟今人日用平常語言動靜之中無處無時不有妙文
特是人不會寫出來也○

季札觀周樂

左傳

季札吳之賢公子也周樂周天子之樂也成王以周公
有大勳勞命魯公世世以天子之禮樂祭周公故魯有
周樂不曰周也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王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
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
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其衛風乎為去聲
者言化行于南也其是皆文王之詩而分繫周召二公耳邶

廊衛三國名武王伐紂分封管叔蔡叔霍叔爲三監三監叛周公滅之并三監之地封康叔故三國盡被康叔之化康叔周公弟武公康叔九世孫○吳公子季札奉吳王之命來聘于魯深慕周樂之美因請觀之魯襄公即命樂官先爲之歌周南召南二詩杜預注之乃贊嘆曰其聲美哉正者之化始基于此矣惜猶有商紂之亂尚未治于天下也然開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今二南之詩雖憂勤政事未能安樂而其音已不怨怒矣工又爲之歌邶風鄘風衛風風札細聽之乃贊嘆曰其聲美哉抑有德化之淵深至此乎聞之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今衛道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雖憂思而猶不至于困也是誰之德化以至是哉吾聞衛國康叔創之于前武公繼之于後其德入人甚深故能如是聞其樂而思其人則知非他國之風也是其衛風乎

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決決乎大風

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幽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

王周平王也幽王爲六戎所殺平王東遷政不行于天下其風俗下同列國故其詩不得入雅幽王之舊國公劉遷于此後周公輔成王管蔡流言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于是舉兵東征之乃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作七月之詩以表志太師以其注意于先公在幽時之事故別其詩爲幽風○季札贊美衛風未已二又爲之歌王風札細聆其音而贊之曰美哉其聲乎吾察其音一若爲宗周隕滅而憂思再續察之猶有先王之遺風而不惧其周之東遷以後乎美則美矣然政事煩細已甚民弗堪命也恐不能久計列國之亡是其先亡乎工又爲之歌齊風札聞而驚訝之曰美哉決決乎大之聲乎其大國之風也哉就大國而表表若復意其表東海者其齊之大公乎以鄭之先亡較之其國將復興正未可量也工又爲之歌幽風札聞而嘆息曰美哉其聲

坦蕩而無邪曲乎詳察其曲中節奏蓋言幽民樂于農事得其性情之正而不爲荒淫其殆周公遷變居東之時作此詩以教成王者乎

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天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風風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昭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遣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鄆以下無譏焉

風音凡易去聲

工又爲之歌秦風札聞其聲而異之曰吾聞秦起西戎其樂皆蠻音至秦仲而始有諸夏之聲今細聆其歌此之謂夏聲夫能變戎而爲夏則其志其大不獨大也夫大之至也然未可竟謂秦之聲也其殆秦襄佐平王東遷受封其地猶有周室舊地之餘音乎工又爲之歌魏風札聞而細繹之曰美哉風風然中庸之聲乎聲雖大而詩多刺褊急抑何婉也音雖險而詩多吟儉約抑何易行也惜其無輔耳若以德輔此則可謂賢明之主也工又爲之歌唐風札恍然曰思慮深遠哉唐故陶唐氏之故墟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以若是之憂深思遠也再細審之設非承陶唐氏之德之後誰能如是之工又爲之歌陳風札嘆曰淫聲放蕩無所畏忌國雖有主而若無主也其能久乎自陳以上或放蕩無所畏忌或寓譏于美者有之自鄆風以下則有曹風鄆與曹甚微弱亦無闕于得失不特無可美而實無容譏焉不言歌鄆歌曹左氏之省取

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衰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